

2003年 创刊号

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主办

磁州窑文化



磁州窑的美学特征

任双合和他的陶艺作品

日暮响堂

五十年略顾



中共邯郸市峰峰矿区区委书记 董海林



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进江

让磁州窑文化发扬光大

峰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在这片热土上，峰峰人用勤劳和智慧孕育了光辉灿烂的磁州窑文化和响堂石窟文化。磁州窑，作为我国最早的民间瓷窑，千年窑火未断，千年文化未断。在磁州窑生产的历史长河中，无数陶瓷艺人、能工巧匠，创造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北方特色的艺术珍品。它的制瓷工艺和装饰技法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磁州窑是峰峰人的骄傲。磁州窑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结晶。

保护和开发好磁州窑文化，是历史赋予峰峰人的神圣职责。近几年，区委、区政府不断加大磁州窑保护和开发力度，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以来，新一届区委、区政府确立了新型工业强区、科教开放兴区、商贸旅游活区三大主体战略，站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以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峰峰人负责的态度，把磁州窑的保护开发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决心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把我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发掘出来，把传统的文化精华继承下来，把我区特有的“瓷文化”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以瓷文化带动旅游产业，以旅游产业促进瓷文化，使磁州窑文化重放异彩，发扬光大。区委、区政府十月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磁州窑文化艺术研讨会暨峰峰经贸洽谈会，这是区委、区政府推介磁州窑文化的又一重大举措，我们要借这次研讨会的东风，扩大磁州窑在国内外的影响，把磁州窑文化研究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下去。

磁州窑文化以她的博大精深熏陶着一代一代的峰峰人，吸引着一代一代的峰峰人。我区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为了弘扬光大磁州窑文化，创办了《磁州窑文化》这一刊物，它必将成为我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成为联络各方朋友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宣传磁州窑文化的重要阵地。区委、区政府对《磁州窑文化》创刊，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愿与所有关心支持峰峰发展的同仁一道，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在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峰峰而拼搏奋斗。

K872
8



0269123

1、区委书记董海林、区长王进江在峰峰裕行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视察并指导工作。

2、中国作协副主席、河北省作协主席铁凝到我区指导工作，体验生活。图为著名作家铁凝与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郭光华亲切交谈。

3、2001年9月20日“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磁州窑研究有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图为成立大会上全体代表的合影。



热烈祝贺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成立





封面：金·红绿彩人物

磁州窑文化



《磁州窑文化》编辑委员会

- 顾问：高军虎 董海林 王进江
张士成 庞洪奇 叶广成
李清山 王兴 马忠理
- 主任：郭光华
- 副主任：陈宝顺 张秀生
- 委员：马全祥 赵立春 刘志国
苏洪源 武计波 王志远
武进勇 王念峰 郭连生
- 执行主编：赵立春
执行副主编：刘志国 郭连生

- 让磁州窑文化发扬光大
- 3 加强研究，促进交流，弘扬光大磁州窑艺术
- 6 五十年略顾
- 8 彭城磁州窑瓷枕艺术
- 12 磁州窑美学特征
- 14 磁州窑：古镇唱响旅游歌
- 16 响堂山：雄关漫道隘口陞
- 17 中国磁州窑特种邮票诞生记
- 18 富有民间生活气息的磁州窑
- 20 彭城窑独字装饰汇集
- 21 磁州窑文化传友谊
- 22 再铸辉煌当有时
- 23 磁州窑文化赏析
- 26 一代大师魏之瑜
- 28 刘立忠陶瓷作品
- 29 所谓“磁”的精神
- 31 中国陶瓷文化如何传到日本
- 33 彭城张家楼村陶瓷土料挖掘生产习俗调查
- 35 天目大王张永军
- 36 日暮响堂
- 41 与时俱进弘扬磁州窑文化

- 董海林 王进江
郭光华
任双合
刘志国
李春社
陈宝顺 雪生
泉响
韩修竹
叶岳民
张文学
刘志国
苏洪源
彭里文
韩修竹 郭连生
刘立忠
赵立春
温秋萍
马全祥
申玉田
郭连生
张士成

加强研究 促进交流

弘扬光大磁州窑文化艺术

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郭光华

磁州窑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开发价值。

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约7500年至8000年前），随着原始手工业的萌发，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在现峰峰矿区的彭城、临水、磁县的观台、白土、武安市的磁山等地，生产陶制品。“磁山文化”时期，这一带已经烧制出了各种精美的陶器。此后，“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商代时期的灰陶，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陶以及汉代的釉陶，足以证明峰峰矿区是我国陶器生产的发源地之一。北朝至隋代，以地属古磁州的彭城为主周围一带已能烧制出各类精美的青瓷和化妆白瓷，实现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到唐代，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磁州窑又有化妆白瓷、黑瓷、青瓷及釉下黑花等新品种。宋、金、元时期，磁州窑以其高超的技术和精美的制作步入鼎盛时期，形成了以彭城、临水、观台一代为中心的磁州窑，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民窑体系群。其装饰技法如刻花、划花、珍珠地、白地、黑花、宋三彩、红绿彩、翠蓝釉，窑变釉等达三十余种。制瓷技术和装饰风格对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陶瓷生产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明清以后，受政治、经济、战争的影响，我国古代的许多名窑尤其是官窑，纷纷衰落泯灭，销声匿迹。而磁州窑的窑火却一直未断。磁州窑的技师和匠人们，在瓷器的造型和纹饰方面博采众长，有许多创新与突破。形成了与南方景德镇交相辉映的中国北方最大的陶瓷产区，成为“北方瓷器之都”。“南景北彰”之盛誉传遍神州大地。

解放前的百余年间，磁州窑虽然仍维持生产，磁州窑的文化艺术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生产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面临着夭绝的危险。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峰峰的陶瓷、煤炭、建材等工业生产，组建了以彭城为中心的省直辖区——峰峰矿区。古老的磁州窑艺术又焕发了青春，峰峰矿区迅速发展成为中外文明的陶瓷产区。改革开放以来，陶瓷工作者把古老的传统技术同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开发出了青花瓷、象牙瓷、骨质瓷、白瓷、强化瓷、炆器瓷、炆器瓷、电器用品瓷，工艺美术瓷、高温陶瓷壁画、陶瓷地砖、墙瓷砖等新产品。涌现出以王凌云、吴兴让、叶广成、魏之瑜、丁德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工艺大师和陶瓷艺术家。他们探讨研究，丰富发展了磁州窑的传统技艺，为陶瓷产品设计民族化和独特的地方文化风格，提供了新的途径，制作了众多的磁州窑艺术珍品。磁州窑文化艺术又登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正视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的现状，奋起直追、加倍努力、弘扬光大磁州窑文化艺术。

磁州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赞誉。很多国内外陶瓷艺术专家，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大量搜集有关资料，潜心研究，推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早在1918年，巨

鹿县发掘出大量的宋代磁州窑艺术珍品，在世界古陶瓷研究界引起了很大轰动，从此揭开了近代磁州窑研究的序幕。

三、四十年代，磁州窑文化艺术的研究再掀高潮。如当时英国的霍晋逊、尤莫代波斯及魏利阿姆夫人、瑞典的斯尼劳、日本的小森忍、上田恭辅、中尾万三和小山富士夫等陶瓷专家，都对磁州窑文化艺术作过专门研究并有很多著述。日本的小山富士夫于1941年专程来到彭城镇进行实地考察。上田恭辅则在自己的研究论文中明确指出：彭城镇是磁州窑的中心和代表，也是磁州窑窑系发展的故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事业迅速发展，随着遍布黄河流域十几个省市各地古窑址及大量窑具、瓷器的新发现，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

七十年代后期，国内外磁州窑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热潮。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军事博物馆及其它地方多次举办了“磁外窑陶瓷展”。国内发表有关磁州窑研究论文已达近百篇。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了全套磁州窑艺术珍品纪念邮票。磁州窑产品多次到国外参展。八、九十年代，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美国印地安那州召开了“磁州窑国际研讨会”。研究的内容已涉及我国的文化史、民俗史和哲学等领域。土耳其、斯里兰卡等国分别举办了《中国磁州窑陶瓷展》。日本的北海道、大阪等地还成立了磁州窑研究会，举办磁州窑展览。日本的学者长谷部乐、养丰等多次专程来彭城考察磁州窑古窑址，国际性的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再度形成热潮。

在国内外“磁州窑热”的影响下，我区及周边地区磁州窑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局面。近几十年，先后涌现出叶麟祥、叶广成、魏之瑜、马忠理、张沅、蔡子铿、朱伯华、王兴、张子英等一批专家、学者，出版了《观台窑遗址》、《中国磁州窑》、《磁州窑瓷枕》、《磁州窑装饰图案》、《磁州窑瓷器书法》、《磁州窑美术艺术》等一大批专著和学术论文。改革开放以后，我区出现全面、系统研究磁州窑文化艺术的新高潮。刘立中、孙瑞、任双合、阎宝山、安际衡、王振国、张润生、张永军等一批老、中、青陶瓷艺术家，在恢复磁州窑传统技艺、技法，研制开发磁州窑艺术珍品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刘志国长期潜心于磁州窑学术理论的研究，其众多的论文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和好评。苏洪源、孙万宝、李春社、郭连生、杨玉峰等同志，用文学艺术形式，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磁州窑文化艺术的生动画卷。赵立春把磁州窑文化艺术与响堂山石窟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共同研究，拓宽了我区两大“国宝”研究的新途径。魏启山、谢凤芹夫妇多处搜寻、整理磁州窑资料、实物，自费建立起我区首家磁州窑艺术民间博物馆。磁州窑文化艺术哺育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民间还涌现一批磁州窑的爱好者、收藏者，研究者。这些都为弘扬磁州窑文化艺术做了大量富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研究和保护磁州窑文化艺术工作中，还有许多不足。比如：遗址保护意识不强，大量不可再生的宝贵遗址，古窑场已经和正在遭到破坏，资料，实物搜集不全，大量遗存散失在民间。而且越来越少，研究和宣传气氛不浓，很多当地人对磁州窑的艺术价值知之不多，身在宝中不识宝。磁州窑这块金牌子在外面的知名度还不够高，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必须奋起直追，加倍努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区建成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基地，以卓有成效的成果谱写光大磁州窑文化艺术的新篇章。

二

加大对磁州窑遗址的保护、开发力度，尽快开展富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把磁州窑文化做为一种文化产业来经营。

磁州窑在高峰，但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弘扬光大磁州窑文化艺术，需要尽快开展富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部门的职能作用，民间团体的积极作用。区委区政府已邀请专家就磁州窑遗址的保护、开发，利用作出了整体规划方案。我们要按照规划的要求，突出重点，分布实施。抓好当前在建项目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关心磁州窑文化建设的各位朋友的热切盼望中成立的。它是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磁州窑文化的一个阵地，是组织团结大家加强研究，促进交流、展示成果的舞台。研究会要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卓有成效的成果谱写弘扬光大磁州窑文化的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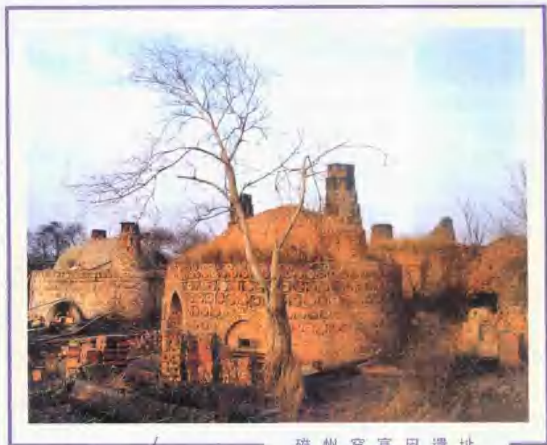
要加大对磁州窑遗址的保护、开发力度。现存的古窑场，是目前我国陶瓷产地现存数量最多、范围最大、状况最好的国家宝贵文物。近几年来，区委、区政府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用

于古窑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周围环境的治理,改善工作。已经初步完成了对盐店遗址的抢救保护,正在对富田遗址进行更大面积的保护建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对地面上现存的古窑场,作坊和老街道的保护任务还相当大,而仅靠政府有限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手法,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筹集资金,有效融汇民间资金,对这些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进行基础性的抢救保护。

要把弘扬磁州窑文化艺术当成一项社会科学工程去搞。对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要进一步搜集、整理,编纂具有学术价值的《磁州窑研究论文集》。邀请著名的陶瓷专家、学者进行研究、探讨,出版专著、专集。实施“名人带动战略”通过“名人效应”让磁州窑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区的“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要创办好具有普及意义的《磁州窑文化》刊物。组织一批文学艺术工作者,运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开展磁州窑文化艺术的创作,宣传、教育工作。

要把磁州窑文化做为一种文化产业来经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展览会、联谊会经贸会等形式,利用各种媒体,扩大磁州窑的知名度。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把峰峰矿区逐步建成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发展的中心和基地。

磁州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艺术宝库,值得研究和开发的空間还很大,有待于我们去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承担起光大磁州窑文化艺术的历史使命,为峰峰矿区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磁州窑富田遗址

Awt1/1274/10

五十年 略 顾

——对建国以来磁州窑人恢复继承，发展磁州窑五十年简略的回顾

□文/任双合

一九一八年河北巨鹿发掘出大量宋代磁州窑陶瓷，引起国内外轰动。从而点燃了磁州窑研究的烈火。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磁州窑的研究和恢复工作取得了很大发展。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专家陈万里、梅健廉、冯先铭、李辉柄、叶喆民等都有不少著述。在磁州窑研究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探讨。此外，磁州窑人在恢复磁州窑艺术，继承磁州窑传统和发展磁州窑方面，五十年来不懈努力，锲而不舍，创造了磁州窑现代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下面笔者对磁州窑人五十年来恢复、继承发展磁州窑作一简略回顾。

五十年代磁州窑的恢复，解放后彭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陶瓷研究所，而且集中了磁州窑老艺人吴兴让等人开始奠基工作。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著名陶瓷艺术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梅健廉先生带领工艺美术学院学生来到当时彭城陶瓷研究所实习。打响了磁州窑恢复的笛索。当时在梅先生和其带领的学生及任研究所副所长叶广成先生和同仁的通力协作下，对磁州窑的传统生产工艺、原料、辅料及多种工艺技法进行研究，并研制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传统产品和创新作品，其中一部分

作品图片刊登在国内十分有影响的《装饰》杂志上。到目前在彭城还可以发现梅先生六十年代在彭城创作的铁绣花梅瓶、石榴尊瓶、白刻和黑刻挂盘，黑釉天目梅瓶和石榴尊瓶等。这些具有非常高水平的作品已成为一个时期的典范。从它作材料选用、工艺制作及绘画水平直到现在都无可比拟。

此后为了磁州窑的恢复，叶广成先生奔走于彭城、北京之间，一方面利用当时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一方面开始引进高级人才，当时在工艺美术院当梅先生助手的陶瓷艺术家魏之瑜，就是当时聘请到陶瓷研究所任美术室主任的。几年内叶广成先生南寻北找，又将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生李允忠、刘珂、朱进等招纳到



陶瓷研究所，而后又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招来若干毕业生，因而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磁州窑艺术队伍。

六十年代末至七、八十年代是现代磁州窑大发展和辉煌的年代。当时陶瓷公司领导相当重视，经理王鲁民和付经理兼总工程师叶广成亲自挂帅，又有魏之瑜这样的专家辅佐，形成了陶瓷研究所和中国磁州窑艺术陶瓷厂两大基地，云集了磁州窑老艺人丁德、刘忠鸿、魏洪斌、刘润田、佟步章等，还有一大批先后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李允志、刘珂、黄毕华、郭扶孝、熊国元、韩修竹、段天纯、韩友东、朱伯华、杜宏宇、崔宝林、张宝城、刘立忠等等。与此同时各厂也都集中了一批高水平专业人才，像当时陶瓷一厂的檀光球、李星刚，陶瓷二厂的魏明观、武计波，陶瓷三厂的王继友、王新生，陶瓷四厂的孙瑞、董九星、李秀文等，可谓师资齐全，人才济济，生机昂然，气氛十分高涨。磁州窑形成学术气氛浓厚、理论和实际得以结合、继承和发展相得益彰的局面。“酒好不怕巷子深”。好的创作环境同时又吸引来四面八方的专家、艺术家来磁州窑进行艺术创作，工艺美术学院的郑可教授、祝大年教授、白雪石先生、陈若菊教授、杨永善教授、袁运南、闫尚德教授等等，中央美术学院的侯一民、邓澍、周令钊等等著名画家，周思聪、卢沉、韩美林、郑宇鹤、赵成民、王志强等艺术家云集。著名画家黄胄由于对磁州窑情有独钟，还被聘请为陶瓷公司和研究会艺术顾问。这些都给磁州窑带来活力和生机。这一、二十年同磁州窑真可谓红红火火，沸沸扬扬，成果累累。陶瓷公司形成以“红（红玉瓷）、黄（象牙瓷）、兰（青花瓷）、白（白瓷）、黑（艺术瓷）”为主体，艺术瓷异军突起的格局，同时磁州窑传统技法得以全面恢复。七十年代的中期河北省轻工厅在唐山召开的“河北省第一届陶瓷艺术设计评比会”上，那

群陶瓷参展作品琳琅满目，独树一帜，轰动世人，抢得了多数奖项，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当时新队全体成员对公司经理王鲁民在履行烧瓷史上“大闹天宫”、“洋洋自得”。

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第一次举办了“中国磁州窑陶瓷展”，八四年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馆第二次举办了展览，短短的五、六年间，磁州窑在北京成功的举办了两次大规模、全面的、综合性的展览，向世人展示磁州窑的辉煌历史和辉煌成果，两次展览，中共有关领导，艺术界名人，社会知名人士及各界人士踊跃参观，询问，座谈，盛况空前，轰动京华。全国人大六名村主任应邀观展并为之题词。当时中国美协主席、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题词“绝处出新”。观者如初观后感慨万千，即兴挥笔“艺术弘千载，光彩耀四方”。观者的题词形象生动的描绘出当时磁州窑的艺术或现状。在此前后的几年间国内外展览不断，出图书、出纪念邮票、拍电影电视、送过国家礼品等各种活动频繁。

八十年代初期磁州窑研究会诞生了，磁州窑研究会的成立说明着磁州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会员不但包括磁州窑专业技术人员，而且还有各级领导直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等，有全国热衷于磁州窑的专家、学者、爱好者、收藏者、理论研究者，而且还吸收了一大批包括日本陶瓷专家丰在内外外籍会员。八十年代初，中研院“磁州窑研究会”曾两次在彭城召开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还亲临大会给磁州窑增光添彩。随着磁州窑的振兴，研究会的成立，磁州窑学术研究活动也空前活跃，学术研究会不断召开，两本论文集问世，磁州窑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三十年间继承发展、开拓创新，一代风流，峥嵘岁月。

回顾磁州窑六十年代以来九十

年的辉煌发展史，使我们越发怀念为此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已故老一辈领导王鲁民同志，已故陶瓷艺术家魏之瑜先生和年事已高的叶广成先生。

王鲁民同志长期从事公司领导，既有远见卓识，又从实际出发，对于艺术产品的研制开发他都亲自规划布局、调度。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他能在调查、提干等方面对技术人员采取特殊政策。他积极和技术人员交朋友，他支持创办中国磁州窑艺术陶瓷厂。他组织指挥并热衷于向社会宣传磁州窑，用一句时髦话“不遗余力包装磁州窑”。

叶广成先生是五十载磁州窑发展的杰出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专家门内出身，德高望深，自从来到彭城，就将一生献给振兴磁州窑事业，他热爱磁州窑，因此他组织力量亲自来出题目研究探讨，他南学北调招兵买马来壮大艺术队伍，他实行两个三结合方法，内外结合，厂校结合，借用社会力量不断扩展磁州窑研究成果。他为磁州窑发展呐喊：为磁州窑博物馆呐喊，为磁州窑走向世界呐喊。

魏之瑜先生即年代初为了磁州窑事业，离开北京高等学府，定居彭城小镇。他广博多学，才华横溢。他的到来，给磁州窑带来技术和学术、知识和理论，为磁州窑的发展注入活力，使磁州窑艺术得到升华。他对磁州窑历史传统有深刻的研究，而且不断摸索、创新。在传统的的基础上，首创出花釉刻划、色泥刻划，亚光釉刻划，色泥釉下彩等装饰方法，发展了磁州窑装饰技法。他创作的“色泥刻划双耳击花瓶”、“花釉刻划彭力瓶”、“花釉刻划梅林小鸟挂盘”和“羊头尊”、“象鼻尊”等等，惟俗共赏，深受世人所爱，至今生产不衰。他生前撰写的《磁州窑陶瓷》等论文，在磁州窑研究方面作出富有成果的探讨。他长年（下转第32页）

彭城磁州窑瓷枕艺术

□文/刘志国



彭城是中国磁州窑的主要产区，是磁州窑的故乡。根据近年来出土的瓷器标本等实物资料表明，元时彭城磁州窑窑场分布范围甚广，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内窑群密集，生产规模巨大，成为元代磁州窑制瓷中心。(1)元代时彭城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有碗、盘、坛、盆、罐、瓶、炉、缸、枕、官窑内府用瓷及黑釉茶器等一系列产品，其中尤以瓷枕艺术为最负盛名的产品之一。磁州窑瓷枕是高雅、瑰丽的艺术珍品，是磁州窑艺术的精华所在。近50年来，在彭城磁州窑窑址出土了许多瓷枕并发现了著名的“涇源王家造”瓷枕残片。对于探讨彭城磁州窑瓷枕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确切依据。

一、彭城出土瓷枕综述

目前在磁州窑学术研究中，观台磁州窑曾出土大量的瓷枕，并相继出现许多研究成果^②，但对于彭城磁州窑瓷枕缺乏应有的探讨。其实瓷枕既然是磁州窑的主要产品，彭城磁州窑窑场亦应有大量制作，遗憾的是由于彭城窑址大多埋在城镇地下，为考古、工艺技术等研究造成某种暂时的空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彭城出土过多达几十方瓷枕。瓷枕器型有

圆形、椭圆形、豆形、荷叶形、长方形及人物形等。这些瓷枕由于造型优美，纹饰生动，绘画典雅，书法水平高深富有丰厚的文化艺术内涵等，已为国内各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及收藏家收藏，亦有相当部分精品为国外艺术馆、博物馆所悉心珍藏。目前流传至美、英等国的彭城“涇源王家造”瓷枕至为精美，其出土地点尚不清楚，不过均产自彭城确属无疑。现摘要介绍如下。

(1) 白地黑彩虎纹枕。20世纪50年代该枕由彭城耐火厂出土，现藏峰峰文保所。从器形特征看制作年代似为宋代。^③

(2) 白地黑花人物方形势枕。



铭款为“涇阳陈家造”。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土于原彭城派出所楼基，根据同时出土北宋年号铜钱多枚及白地刻划花篋纹碗等判断，此枕年代应早至金或宋代，涇阳当为涇阳县略称。

(3) 妇人卧枕：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彭城，枕形为曲线卧睡妇人，底面墨书“申家窑至正貳年六月初四日陆仕安索”其中年款为大字写于中间。^④

(4) 白地赭彩唐僧取经纹饰方枕。于1958年出土于彭城完小火房工地。据考，此件元代彭城磁州窑枕所绘唐僧取经图，要较明代杨

贤《绣像西游记》本早200余年。^⑤

(5) 白地赭彩三娘教子人物枕：该枕出土于彭城陶窑站。底款有张家造印戳^⑥。

(6) 白地黑彩篆书元曲文枕：枕缺一角，枕面粘有黑斑。该枕出土于彭城羊角铺。

(7) 白地黑彩西江月词文圆形枕。上写有“自从轩轳之后，百灵立下磁窑。于民间闹最清高。用尽博士技巧，冤池拆净尘细。诸般器盆能烧，四方客人尽来淘。件件儿变成轻钞”。该枕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土于彭城火神庙一带，是迄今发现的讴歌彭城当地窑神崇拜，产品特色及行销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8) 白地黑彩朝天子曲文枕：彭城出土，上写有“玄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初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表达了元曲作者对当时世俗追求功名富贵等现象的讥讽与批判精神。

(9) 白地赭彩“红鞋鞋”曲文枕。由矿区彭城出土。写有“韩信功劳十大，朱容亮位治三台，百



车都向土中埋，邵平瓜盛亩种，渊明菊夹篱开，闲安乐事去来。”现藏于市博物馆。

(10) 白地黑彩“游仙枕”枕片，2000年出土于彭城四公司工地。

此外，近数十年来，在彭城多处工地都出土有元代的瓷枕。在彭城澄阳路西延工地出土大量绘有纹饰及有文字书法装饰的枕片。证明彭城窑场是重要的瓷枕生产基地。

笔者经搜集整理国外文献资料，获知目前流落到美、英等国艺术馆、博物馆及和私人收藏的彭城“澄源王家造”瓷枕如下。

(1) 美国百雅图艺术馆收藏一件彭城“澄源王家造”瓷枕。枕面主题纹样描绘一位武将在率马下属陪同下，向一仆从打听事情，而仆从从身后屋中有一人作梳妆状。画面中间有三棵松树。笔者以为此图案似描绘唐代著名将领薛仁贵功成名就返乡寻妻的故事。故称之为“武家坡”纹饰枕。该枕表现出主题鲜明、构图布局严整而有节奏感，纹饰工笔细腻等特点。

(2) 另外，英国皇家博物馆藏有一件与上述纹饰相同的瓷枕，但画面中的妇人并不在屋里。仍为“澄源王家造”枕。

(3) 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艺术学院，收藏一件“澄源王家造”枕，枕面绘有“耕读图”纹饰。描述的是元代文人的田园生活。

(4) 美国纽约收藏家拉尔夫·马卡德藏一件“澄源王家造”款“麒麟送子”纹饰枕。

(5) 英国苏格兰博物馆收藏有“澄源王家造”枕，画面为“学子远行”人物纹样。

(6) 美国弗城艺术馆收藏一件“澄源王家造”款；画面为“狮子滚绣球”纹饰。等等。

目前，日本是中国磁州窑陶瓷收藏的主要国家，各种博物馆及个人收藏均有数百件中国瓷枕。仅同



山县收藏家三宅精一创建的《中国陶枕博物馆》内就收藏有70余件中国瓷枕。瓷枕时间跨度从唐至元代，有唐三彩、定窑及磁州窑枕。日本目前收藏瓷枕中是否有彭城产品尚在考证，但他们对彭城磁州窑艺术的痴迷程度令人惊叹。

由私人收藏一件题款为“澄源王家造”元曲书法纹饰方枕。据传出土于东艾口，上写有“渔得鱼，渔光闹，得渔满笼收纶竿。推得樵，推心喜，得樵应担斤斧己。惟夫渔父二悠悠，相思溪边山岸头；绿杨柳里说闲话，闲话相投不知罢。渔忘渔，樵忘樵，绿柳影里空惆怅，画工画得渔樵相，难得渔樵腹中事，话终所以是如何，请君试问苏东坡。”^⑨曲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与自慰自叹的情怀。

在磁县城北大营村出土一件“澄源王家造”瓷枕，上面画一男子伏案，一仙女下凡^⑩。在东艾口村发现彭城“澄源王家造”瓷枕，说明窑场之间各种交流频繁与密切。

综上所述，“澄源王家造”所代表的元代彭城磁州窑瓷枕艺术。

制作工艺、绘画、书法及文化艺术内涵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这些更加丰富了我们对磁州窑磁枕艺术的认识。

二、彭城“澄源王家造”考

彭城磁州窑并非纯粹的民窑，亦为宫廷生产内府用瓷，是将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揉合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窑场，而磁枕艺术是高雅艺术的代表。元时，彭城窑场林立，其中“澄源王家造”为最著名窑场之一。瓷枕上的“澄源王家造”系白地黑彩题款，呈黑色或赭色，竖写在枕的背立面右侧。题款左右各划两条直线形成方框，框内上下各有花。叶罩笔，花叶上简下繁，笔法乃行书风格。彭城“澄源王家造”款系独特的书法款，它与此前艾口、观台、冶子窑枕底戳印款商标形成了分道扬镳之势。

澄源王家造铭款中，澄源为地名，王家造为窑场作坊名称。目前彭城发现两处王家造作坊。其一在彭城西四厂南墙外，是“王”字碗、四系瓶、鱼藻纹钵集中产地；二是在彭城老槐树附近，此处“王”字碗、“澄源王家造”款枕片、内府瓶、龙凤坛、鱼藻纹钵

瓷有大量出土。我国古时行政区划以县统乡，以乡统里，至元初始设省外，在手工业经济发达地设置里的建制。由于彭城地处滏阳河源头，故称滏源里。元时彭城磁州窑崛起，陶瓷业规模形成大产业，此时彭城已由古代的村升格为镇建制。^① 宋代之前，设镇区域要由驻军驻守，要设置负责赋税征收的机构，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元代匠籍制度的有力实施，导致彭城镇因其陶瓷业发达而成为由州县直轄的陶瓷重镇与商业都市。因此，元大德年间或此前在彭城设镇强调了元政府对彭城陶瓷业重视，一是加强赋税管理，二是在彭城设置置陶瓷官督办机构加强对“内府”即官方用瓷生产的督造管理，保证御用方窑陶瓷产品的供应。彭城镇政府驻在滏源里（大约为今老槐树一带），滏源里王家造窑场成为最著名窑场之一。当然除王家造外，彭城尚有数百家窑场在经营运作。如滏源常家造，滏源刘家造等等。元代文字碗中书写的姓氏很多，可能有相当多的姓氏为窑场作坊经营者或匠工的姓氏。如王、马、张、刘、赵、许、常、陈、李、白、孙、宋……等等。

1999年，适逢彭城滏阳路西延工程之际，在老槐树附近遗址中出土了两块“滏源王家造”铭款在书片，与此前存世器物上的铭款在书法风格、笔法上一致，实物资料标本证实“滏源王家造”瓷产自彭城。其中一块款完整是枕片底部还以墨书写有“至正八年五月初五日”的文字。为“滏源王家造”瓷枕的断代提供了依据。以滏源王家造为代表的彭城磁州窑产品，在绘画风格、人物刻画、制作工艺与烧成方面，均堪称精品。至正八年款瓷枕属釉上彩绘，釉色料多发赭或褐色。而早期制品如金代或元早期瓷枕系釉下彩绘，因此多为白地黑彩。纹饰呈

黑色或黑灰色调。^②

彭城地处太行东侧，滏水源头，扼交通咽喉，又与响堂山石窟名寺遥相对望，历来山水明秀，为文人墨客萃萃之地，有灿烂的文化传统。近年彭城陶瓷器物上发现著名元曲作家马致远、陈草庵的名作。元异科举的余年，汉族知识分子不受重用，众多文人隐逸山村或窑场，写曲，作画创作元杂剧以表达内心的情怀与意绪，从而促进了元代彭城磁州窑装饰文化艺术品位的提升。彭城磁州窑艺术沐浴时代文化艺术的风雨，吸收了元曲、元杂剧，元绘画的艺术养分。大一统的元帝国疆域辽阔，经济呈开放性，市场容量大，为彭城磁州窑陶瓷内外销路奠定了基础。滏源王家造为代表的瓷枕艺术即是在此背景与文化氛围中称新立异，脱颖而出。元时彭城窑窑场与毗邻的临水窑，观台窑场在技艺等方面既进行过相互交流与切磋，形成元代磁州窑艺术绚烂绮丽的繁荣局面。又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测定出它们的兴盛或衰败。“滏源王家造”在此种形势下经历了起步与兴盛阶段，从而为后人留下许多风格雄健、艺术瑰丽的瓷枕精品。

三、浅谈彭城“张家造”窑戳。

20世纪90年代初，在彭城著名的二里沟窑址出土了大量元代磁州窑的瓷窑标本。有龙凤纹，鱼藻纹盆，四系瓶，碗、盘，翠蓝釉袖下黑花罐，内府瓶及瓷枕等品种。其中一座元代残破的窑炉遗址遭到破坏。不过，令人称奇的是在二里沟窑场瓷片堆中竟出土一枚用于戳印枕底款的“张家造”窑戳。“张家造”三字为竖式、行楷书法，亦有边框。彭城窑场发现“张家造”印戳，可以说对于深入研究彭城磁州窑及与诸兄弟窑场的关系意义重大。

迄今为止，学术界一直认为张



家造窑台交口窑瓷枕产品地专用铭款标志。^③也一度将“张家造”瓷枕统统划为观台窑场产品。张家造瓷枕的特点为制工精致，造型丰富，胎质细腻，符合古人“轻且坚”的美誉。另外胎面光亮，玉质感好。在造型、釉色、纹饰诸方面款式丰富。底部戳印张家造铭款，款分竖、横、带边框或不带框款式。书法有楷、隶、行书等。普遍认为张家造烧造时间长，从最早中期到元晚期，大约使用300年之久。^④那么为什么会在此窑窑场发现张家造窑戳呢？笔者认为，有三种可能值得考虑（一）超过元时，彭城窑场在生产规模上已超过观台窑及临水窑场，产品在品种、质量与市场销售方面已处于明显优势。亦会对观台窑场的陶工及经营者形成吸引力。这样他们会赶到距离较近的彭城或就业谋生，或筹建窑场，也会将生产工具与窑戳带到彭城继续使用。

（二）是彭城窑场为促进瓷枕也会用张家造的商标招牌，因为模仿窑戳很容易做到。（三）是彭城窑场原来就有张家造瓷枕作坊，只不过过去没有发现与印证而已。新出土产品丰富，瓷枕作为一大品种肯定生产数量很多。除“滏源王家造”作坊外，出现其它作坊如“张家造”等应在情理中，也会生产出大量瓷枕产品推向市场。笔者认为彭城磁州窑在瓷枕生产、技艺交流方面，与其它窑场与窑口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合作、碰撞与竞争的关系，并由此而发展壮大。彭城窑场与其它窑场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如果此戳成立，那么现存世的某些“张家

造”枕尤其是彭城周边出土的张家造枕统统划归观台窑口的陈旧习惯作法，似应重新加以考虑与研究。

此前对磁州窑瓷枕的研究，包括对各类张家造瓷枕的研究尚处在资料收集与整理初级阶段。譬如总共发现多少种张家造器款？其确切产地与产品风格的特点何在？“张家造”作坊的兴衰沿革，外向扩张或其它现象方面的研究似乎尚未展开，亦留下许多谜团。当然对于涿源王家造枕亦应深入研究。

总之，彭城元代磁州窑瓷枕品种丰富，除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外，还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与审美内涵，属于磁州窑精美产品，因此成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收藏的镇馆之宝。今后亟需重视发掘与利用新发现的资料，作一点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彭城是元代磁州窑制作中心》一文对彭城磁州窑近期出土做了介绍，参见《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1日 赵立春
- 2、近50年来研究磁州窑瓷枕的学

者、专家及著述有：

陈万里《陶枕》百花出版社1957年

冯先铭《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李辉柄《观台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84年第10期

长谷部乐尔（日）《磁州窑》刘志国译

《观台磁州窑遗址》执笔 马志理 秦大树

《中国陶枕》香港 杨水德 兼丰（日）《磁州窑方形枕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期

《磁州窑瓷枕》张子英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年

3、该枕实际出土于彭城耐火厂，现收藏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磁州窑瓷枕》（张子英著）将包括该枕在内的出土于峰峰矿区的十数件枕均标为“岳城水库出土”，显为误判。

4、该枕出土于彭城。叶吉民《磁州窑新得》中将申家窑证为“申家庄的窑场”。《磁州窑瓷枕》书中，又将申家窑误写为申家庄窑。其实申家窑不等于申家庄窑

它系彭城一处窑场，一些碗底亦有写“申”姓氏的可资证明。

5、《峰峰志》促廷继认为该枕纹样较明代杨桢《绣像西游记》尚早200余年。

6、该枕出土于彭城陶瓷站，而非岳城水库。见（3）。7、《磁州窑系陶瓷》（日）兼丰。

8、该枕由曲内容系由马志理先生协助提供，在此致谢。

9、参见（4）

10、老岑山元大德元年石磨有“广平府磁州彭城镇”记载，证明至少在元大德之前，彭城已升格为“镇”建制。

11、元代磁州窑采用的馒头窑容积增大，炉膛改进。窑焙氧化与还原气氛变幻强烈，致使元代的釉上黑彩装饰烧成赭或褐色，而釉下黑彩受焙性影响较小仍呈黑或灰黑色，如鱼藻盆等。

12、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文章均认为“张家造”为观台各窑口生产。如《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 1982年 文物出版社）《磁州窑瓷枕》等书。

13、同（12）

（上接15页）程有磁州窑遗址主题公园，磁州窑文化一条街，磁州窑作坊坊，古瓷堆，古窑址，博物馆保管建设。特地在涿水河畔建设了水上公园，使园中有水，水上有园。城中区建设的元宝山森林公园独具特色。南北响堂石窟风景区进行了建林和园区工程建设，都吸引了大量的中外经商。目前，并成立了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正在积极形成一股磁州窑研究热，大量学术论文在中外杂志发表。各级电视台蜂拥而至，挖掘磁州窑文化的深厚内涵。不少中外学者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磁州窑感受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美丽的涿河源头，璀璨的石窟艺术，碧绿的生态园林。无一不让游人流连忘返。沉寂的磁州窑旅游事业正在火起来！



试论磁州窑的美学特征及意义

□文/李春社

磁州窑在中国陶瓷美术史上的地位，多有学者论及，但其美学特征，鲜有学者予以注意，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探讨。

磁州窑产生于隋代鼎盛于宋代，宋代是中国文化走向自觉的时代，在哲学上，儒、释、道三家从分庭抗礼、互相攻讦走向融合，由此产生了影响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哲学——理学。理学的内核是心、性和宇宙意识，也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之所以在宋代产生，是因为从唐后期到五代，国家从大一统走向分裂，使人们从奉大一统以来在头脑中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自高自大，以我为主的满足感，大中国的优越感破灭了，崩溃了人意识到了与天的分裂，尤其是与大宋相对峙的辽国的存在，更使人们感到天与人间的鸿沟。正是基于此，宋儒才将“天人合一”作为哲学最高范畴，以便人们从而在与天的分裂状态中抚平这种裂痕，从而恢复过去的所谓“三代”理想。

“天人合一”落实到人们的世俗生活，便要从日常生活中找出天的意义。此处的天，是和，是宁静，是儒释道三教所共同追求的那种太极、佛、道的宇宙本源，在日常生活中，具体为衣食住行，因此，做为日常生活器皿的陶瓷，在宋代，便有了超越实用意义的可以从中找到“天”的意义。陶瓷，从无装饰或少装饰走向了装饰，从笨重走向了灵巧，从容器走向了文化。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那些在深山里烧陶的窑工们，走出深

山，在山地与平原、河水与瓷土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磁州窑产生了，但磁州窑的工匠们，面对的是普通百姓，而与磁州窑并存的所谓五大名窑，面对的是士大夫阶层，两者对“天”的认识不同，因而烧出的产品也不同。

士大夫们所追求的“天”，是宇宙意识。先天地而存在的“理”——或者说“心”，自我的“本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将陶瓷器皿当做“即物而穷理”的道具，或者是当做“明本心”，“致良知”的道具。因此，这道具要讲究典雅，“德性”，渗透着心与理的文化意识。而普通百姓们，生活于劳动中，无暇顾及宇宙之心，也没有这种意识，或者说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活着，以及怎么活着，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所以，日常生活中的陶瓷器皿，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实用外，另一个最大的功用，就是怎么能够让入生更好。

由此，磁州窑的哲学美学，在比较中使我们明悟了，那就是“生生不息”，这是中国民众内心的内核。它并非从宋代才有的，它从远古的时候起，就从黄土地上诞生了。在中国第一部典籍《周易》中，先民们就有了“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信念。几千年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无论战乱、天灾、生存的无聊、环境的恶化、君主的专制等等，都没有使他们放弃生存下去。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古埃及、古玛雅与古波斯的毁灭，我们更能理解“生生不息”的意义。

“生生不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祈福、生子、无病、少难，吉祥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多子多福”。看起来“多子多福”很浅显，实际上它一点不比所谓“士大夫”们的理或心少一点哲学的高度。从人类生命的本体上来观照，可能能让我们认识得更清楚些。因为“多子”，才是对这个世界怀有希望，人是理性的动物，他不受动物本能的需求，所以，他们要人多起来，多起来，就不会感受到孤独，也能让他的事业传下去，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渴望；对自身生命的关注，更是一种对种群的延续的欲望。“多福”，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是对环境的一种照顾和观照。是对危及自身生存的一种力量的一种自觉的抗拒，是一个很宽大的概念，它包含了中国民众心理所有的祈求和期盼。

如果说士大夫们在陶瓷器皿中观照的是“格物致知”，“明心见性”，那么普通百姓在陶瓷器皿中观照的就是生的渴望、福的期盼、种的延续。做为士大夫使用的“官窑器”，其形成便具有与“理”，“心”相对应的典雅、和谐、宁静，而做为普通百姓使用的陶瓷器皿便具有与生的渴望相对应的张扬、挺拔、大气。后者即是磁州窑美学特征的内核。

磁州窑产生于磁州，产生于观台和彭城一带，在地理位置上，这一带西靠大山，东临平原，又近河水，适宜生产，而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了其美学风格。因为太行山雄浑，所以其产品也雄浑。因为平原广阔，所以其产品也

大气，因为漳滏两河随季节而咆啸，所以其产品也狂放。其次，磁州是中原北门的关隘，介于燕赵与中原之间，其工匠们既和燕赵人的慷慨悲歌，任侠意气，又得中原人的敦厚、朴实，因此，表现在作品中，便有了浑厚、粗放的风格。而这一切，恰恰与北方百姓的审美趣味相投，因此，磁州窑的产品在黄河以北地区，畅销不衰。

通过以上的分析，磁州窑的美学特征基本已经明了。

一、狂放中展示生的渴望。磁州窑的产品，无论器型还是装饰，都在狂放中展示北方人生的渴望。其器型硕大，其装饰线条奔放，充满张力，人们面对这样的器皿，自然不会心生委顿、悲观于中。尤其是在龙凤纹图案中，其龙奔腾，其凤飞舞，线条粗犷有力，精神远在人们高扬的头顶，而非道学者们追求的内心。即使在“孩儿蹴鞠纹瓷枕”（藏在河北省博物馆）这样的图案中，展现的也是人物活泼的生命状态。其山水、书法，非士大夫们的内视，也非远离尘世、宁静致远的意境，而是力在其中，生在其中，福也在其中的生命家园。

二、浑厚中展示福的期盼。磁

州窑的产品，普遍显得浑厚。浑者，不拘小节，壮行于世也；厚者，厚德载物，包容世事也。因此，面对这样的器皿，人们不会小心翼翼，玩世不恭。这正合了来源于远古先民的那种头戴天、脚踏地的黄天厚土的人皇意识。这其中，最典型的是磁州窑的工匠们独创了被后人称为“梅瓶”的器物，梅瓶的造型，即是天、地、人三皇之中人皇的象征。磁州窑的工匠们把人的形象，即自我的形象，赋予“厚”、“敦”、“稳”的意义，其肚大，大者可容天下大事，其肩阔，阔者可以担当天下重任，其尺空，空者可以容有不平而能脚踏实地，其口小，小者自谦于世也。这样的人格象征，即是磁州窑工匠们的“福到来”的象征。在装饰图案中，也更多地表达了这一意图，诸如福字、牡丹缠枝图、鱼藻纹等等。

三、流物中展示自由的表达。磁州窑器物，在器型、装饰图案中，其线条都非常流畅，这与磁州窑所追求的精神意识有关。因为磁州窑不象士大夫们那样，对精神的追求向内去求，而是向外寻找。其实，士大夫们并不想真的放弃外在

而是外在被封建的条条框框限制住了，被儒家、被道家、被皇权压得无法向外，只好寻找内心。磁州窑的精神虽然也受上面的影响，但影响较小，而且，山高皇帝远，他们也借此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人类追求自由的个性，何况，器皿的使用者与他们一样，也有追求的自由的天性。所以，可以说是民窑，给予了工匠们追求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是如何通过流畅的线条得到了表达，流畅的线条又是如何表达了自由。图案一挥而就，鱼儿在水中畅游，大雁在空中飞翔，龙凤在时空中高举着自由的大旗。不拘一格，随意创作，繁杂的风图可以用三个点来表达，虎的背上可以有大雁在飞翔。

磁州窑的美学特征及其意义，从以上三点中只可以领略一斑，不可能全部概括，比如失意文人加入到磁州窑的创作中，表达的是悲观厌世和隐士情绪。实际上，即使是这种情绪，也带有磁州窑的精神色彩，那就是，厌世，还是因为爱世，只因为太爱，才产生了恨和厌。



磁州窑：



文/陈宝顺 雪生

说起磁州窑，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说起峰峰境内的古镇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赞誉代代流传。以其悠久的陶瓷历史文化，古陶制作的民俗风情为主题的特色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正在形成全面发展的强劲势头。

磁州窑在哪里？

彭城镇的陶瓷民俗文化一直是冀南响堂山风景区的主要品牌。

峰峰自古善陶，是闻名中外的“磁州窑”所在地。新石器时期，居住在鼓山东西两麓的先民就开始了烧制陶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明了陶窑护直窑。俗成“馒头窑”，沿用至今。战国时期已出现制陶作坊。汉代，铅釉技术开始广泛使用，低温釉烧成日趋成熟，并开始向质地密致的青瓷方向发展。那时，白色陶衣的使用，为陶质化妆土起到先导作用。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磁州。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开始有了关于“磁器”与“瓷器”的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磁器”即指磁州

窑型的瓷器，磁器的釉色以黑白色为主，又创造了利用含铁、钴、锰等矿物在铅釉中呈色作用，制成兰、黄、绿、赭等多种色眼的“唐三彩”。瓷器烧造由支烧变进用羌（匣钵）装烧，是唐代磁州窑工艺的又一个创举。宋代（公元961—1127年）“磁州窑”在我国北方形成了最大的民窑体系，峰峰地区窑口主要分布在彭城、临水一带，在诸多品种中，以白地黑花（也叫铁锈花），刻划花及窑变黑釉为著者。装饰技法突破了当时五大名窑（汝、官、钧、哥、定都是官窑）的单色釉的局限，运用数十种装饰技法，开辟了装饰的先河。流传后世的红绿彩，“宋三彩”等被视为艺术珍品。金代磁州窑，在装烧工艺上创造了叠烧法，瓷器叠烧，为后世所沿用。元代磁州窑装饰工艺上

创造了叠烧法，多器叠烧，为后世所沿用。元代磁州窑的产品仍以白釉黑花为主，器型硕大，浑圆，多生产大罐、大盆、长磁枕等。其磁枕枕面或两侧绘有花卉、人物、故事、诗词等，有的枕底有“澄阳陈家造”、“澄源王家造”等印记。元代磁州窑生产由漳河沿岸的观台、艾口等窑口，转移到以彭城为中心的—带，明初在彭城首次设官窑，为皇家生产缸、坛、罐、瓶等。《大明会典》载：“明代彭城镇设官窑40余座，造磁坛埴集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明代后期彭城窑的白地黑花器、刻划花器、红绿彩器仍为民间所喜爱，但化妆白瓷、装饰技艺每况愈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彭城的磁州窑又进入一个比较繁荣时期，窑场增多，窑型改大，品种增多。



0269123

福州宣文社
CHONGQIADAWENHUA

产量增加，日用瓷覆盖北方民间市场，清《磁州志》载：“磁器出彭城镇窑烧造，有瓷、罐、瓶品种，黄、绿、翠、白、黑多色”。彭城窑系居民，善陶器之属，舟车络绎，皆与他郡，产量之大，民用之广，首属彭城镇。

悠悠小巷寻磁迹

“南有景德，北有彭城”这个关于陶瓷的俗语，流传甚广，足见彭城这个冀南第一古镇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时至今日，这个基本上保留原貌的历史小镇，完全可以称为一个民俗文化生活的大博物馆。

彭城民俗文化的社区范围很大，北至羊角铺六朝磁窑遗址，南至二里元代磁窑遗址，西至富田商代遗址，东至响堂山，方圆五华里。新建城区完全抛开老镇，历史遗存的碗市街、草市口、大庙坡、前街、朱家窑、上窑、下窑密场、小巷西衙城门、百余条瓷窑叠成的悠悠小巷、如山的渣堆、古城堡似的作坊洞。窑工们祈祷幸福的窑神庙、火神庙、五神庙等，基本都保持着原来的风貌。近年来，随着文物部门的发掘，已出土各类文物达万余件。据有关专家考证，彭城的陶瓷烧制业，北宋、明、清为历史鼎盛期。明代张应登先生的《游泮水鼓山记》载：“……趋彭城古庙中宿，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泮河可达于京城，而居人万家，皆败家为墙壁，异哉！”展起，视陶之窑，多为二厂，精粗大小，不同般治。入室，睹为缸者用双轮，一轮坐泥其上，一轮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止一作者，自拨转止，而作亦如是口之似此作者曰千人之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商用者若千器，不其甲天下哉！……”彭城作为磁州窑系的一个重要产地，其历史可追溯到7500年以前的“磁山

文化”，“仰韶文化”时期，此地也有彩陶出现。在彭城古窑区内还出土有殷商时期的硬质灰陶三足鼎，已被发掘的亦周至西汉古窑，均为封闭的“馒头形”窑顶，此烧制方法是古磁州窑的一大创举，一直被沿续至近代。

进入现在的彭城古镇区，你会觉得相识很晚，就古镇的九门相照、院院相通，四合院、密洞等建筑风格就完全代表了北方居民的建筑风格。败瓮（瓷壶）蕉砖垒成的墙壁，犹如童话中的古城堡，一个个口朝外的瓷窑顶皆为一个粗犷的古币图案，悠悠连绵，带你进入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百余条的悠悠小巷明联暗通，且每条小巷口均蹲卧有避邪的镇物，或狮，或龟，或虎，口或张或闭，高则六尺，低则尺余，目视眈眈，雄风犹存。巷道里不盈三尺，墙高丈半有余，深则二里有余，短则不过百尺，穿越其间，观赏熬瓷拼成的图案，似圆似方，似鸟似兽，似述似叙，弯弯拐拐，真是柳暗花明。一走到街头宽街，会有一种穿肠之感，回味无穷。正如一首民谣唱到的那样：“彭城街，五里长，咯里拐弯瓷窑墙”。

“馒头窑”作为彭城磁州窑的传统窑，仍有多处完整的遗存。它高三丈有余，周长约十丈，墙壁用瓷窑垒成，壁厚约四尺，威武雄壮，生产用的作坊洞，长五、六十丈，壁二尺多厚，宽二丈许，顶有天窗，下有地火巷道，门口多低矮。二、三个口不等，顶圆拱形，下衬网砖，上为石灰加炉渣搅拌打造。其风格在世界建筑史上独一无二。

如有兴趣的话，你会发现彭城窑场附近多有窑工们敬仰的窑神庙、火神庙、陶神庙遗址。目前较完整的有火神庙、五神庙，这反映了古时窑工生计艰辛，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发财的心境。近年，在古磁州窑遗址中发掘出一件元代瓷枕，枕上写有“从轩轸之后，百

灵立下磁窑……”。据史料记载，百灵，即为柏翁（公元345—9年），确有其人。

穿行小镇的大街小巷，您还会发现，不计其数的小窑场和荒地摊，使你大开眼界，民风古朴，清新。走进作坊，你会看到肥肥的泥坯在窑工们的手里轻巧飞舞，或碗、或缸，或罐、或盆、或飞瓮，或走兽，皆随意造就。画师全然不象大画家们那样醉酒作画，笨嘴苦想，精心打稿，只是信手拈来，一手托瓶，一手执笔，刷，刷，刷，两三分钟，一瓶梅枝喜鹊便栩栩如生，跃然瓶上。一托板瓷坯重百余斤，窑工们手托两板在密密麻麻的架中，行走如飞，不碰不撞。你若有兴趣拿坯试试，准会手到坯坏，使你尴尬，不过不要着急，彭城人有俗话说：“打了碗，甭着急，彭城街的一把泥！”

彭城这块被张河滋润过的土壤，竟如此肥沃，使今天的磁州窑更加广大，并养育了伟大的革命先烈张兆丰这样优秀的儿子。让革命前辈陈庆良将军、王维钢、黄华等同志的足迹深深留在沃土上吧……近几年来，随着旅游业发展，彭城正在成为我市又一个热门民俗文化旅游景点。若在彭城小镇上信步闲游，在山似的千年渣堆上登高望远，随手捡一片古瓷片，到地摊上领略一番览瓶的热情，迈进高门槛的茶馆听老窑工摆摆“龙门阵”……，你肯定会觉得别有情趣、不虚此行。

让磁州窑火起来

磁州窑作为我国北方民间窑代表，有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峰峰地方政府聘请了国家考古学家、特邀学者专家对峰峰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特别对磁州窑的周边环境进行了道路和修改窑头的绿化建设。主要工（下转11页）